



□ 12
2890
22



古經解彙函 第十八

春秋集傳纂例

嘉興錢氏經苑本

門 012
號 2890
卷 22

春秋宗指議第一

春秋宗指議第一

春秋宗指議第一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目錄

唐 陸 淳 纂

啖子所撰統例三卷皆分別條流通會其義趙
子損益多所發揮今故纂而合之有辭義難解
者亦隨加註釋兼備載經文於本條之內使學
者以類求義昭然易知其三傳義例可取可舍
啖趙具已分析亦隨條編附以祛疑滯名春秋
集傳纂例凡四十篇分爲十卷云

卷之一

春秋宗指議第一

纂例目錄

三傳得失議第二

啖子集傳集註義第三

啖子集註義例第四

趙子集傳損益義第五

啖子取舍三傳義第六

重修集傳義第七

修傳始終記第八

卷之二

魯十二公譜并世緒第九

公即位第十

告月視朔例第十一

郊廟雩社例第十二

郊望

郊時

養牲

改卜牛

不郊

免牲

望

廟

辨魯無祠禘義

辨禘義

門社

雩

婚姻例第十三

納幣

逆王后

內逆女

外逆女

王后歸

王女歸

內女歸

夫人至

夫人如及會饗

夫人歸本國 夫人至 內女來

內女出 雜婚姻事 媵

太子生

卷之三

崩薨卒葬例第十四

王崩 公薨 夫人薨

未踰年君卒 諸侯卒

天子大夫卒 內大夫卒

內女卒 外夫人卒 王葬

公葬 夫人葬 諸侯葬

外大夫葬 內女葬 雜喪事

喪禮總論

卷之四

朝聘如例第十五 錫命歸田 邑乞師附

朝 諸侯非朝事來者

聘 王臣來聘 外大夫聘

錫命例 歸田邑例 乞師例

王臣及外大夫以雜事來者

諸書來不言君使者

諸以雜事來有書來不書來者

如例 公如 卿如

外相如

盟會例第十六

內外諸侯盟 公與大夫盟

大夫特盟外諸侯 內大夫與外人盟

外人盟 來盟 莅盟

平 會 公會

外相會 公會外大夫

內臣會 遇 唁

卷之五

用兵例第十七

內伐 伐我 外伐

會伐 內侵 侵我

外侵 會侵 王師敗績

內戰及敗 外戰及敗 滅獲

圍 圍邑 內圍

伐國圍邑 內入 外人

滅 滅同姓 得國不書滅

內取田邑 歸田邑附 外取邑

外取內田邑 取師

救

遷

興兵雜事

卷之六

都敘會例第十八

軍旅例第十九

蒐狩例第二十

賦稅例第二十一

興作例第二十二

城及築臺圃雜興作

城他國例

改革例第二十三

慶瑞例第二十四

災異例第二十五

日食 地震 震電

山崩 星異 火災

大水 大雨雹 大雨雪

無冰 雨木冰 不雨

大旱 蝻 螟

饑 麋 蝻

蜚 蝻 隕石

鸛鶴 霜 無麥無麥禾附

卷之七

殺例第二十六

弑君

殺未踰年君

殺篡弑賊

殺大夫公子

內殺公子

外殺大夫公子

諸殺大夫不書名

諸大夫國君被弑而見殺

殺他國君 殺他國大夫

執放例第二十七

執諸侯

執外大夫

執內女

放

天王居

公及夫人遜

奔逃例第二十八

諸侯奔

未逾年諸侯奔

王子王臣奔

內大夫奔

外大夫奔 逃

諸叛例第二十九

至歸入納例第三十

公至自會

公至自某國某地

公至自侵伐圍救

致前事

致後事

雜致

歸

復歸

入

復入

納

卷之八

姓氏名字爵諡義例第三十一

姓氏

名字

爵諡

名位例第三十二

諸侯

未逾年君

太子

夷狄

后夫人王姬內女

天子之公卿大夫

諸侯之卿大夫士

兄弟

人

氏

盜

論特書

都論褒異

雜字例第三十三

以用立吉不肯

還復

求告乞

獻錫畀假

得獲克

辭

出來歸入納取

卷之九

諱義例第三十四

日月爲例義第三十五

卽位

郊廟

婚姻

崩薨卒葬

朝聘如

用兵

軍旅

蒐狩

賦稅

興作

改革

慶瑞

災異

殺

執

放弃叛

歸入納至

序例

脫繆略第三十六

三傳經文差繆略第三十七

續添三傳經文差繆補闕

卷之十

魯大夫譜第三十八

公子

公女

臧氏

眾氏

仲孫氏

子服氏

叔孫氏

叔仲氏

季孫氏

公鉏氏

公甫氏

東門氏

叔氏

榮氏

展氏

郈氏

施氏

子家氏

南氏

孔氏

秦氏

莒氏

雜人

國名譜第三十九

諸侯有譜系者二十三國

春秋時國大數總一百二十四國

正國一百一十五附庸國

九

地名譜第四十

隱 大桓 莊

閔 僖 文

宣 成 襄

昭 定 哀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目錄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一

古經解彙 函之十八

春秋宗指議第一

唐 陸 淳 纂

此經所以稱春秋者先儒說云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啖子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

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杜元凱左傳序言及釋例云然

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

從先代之質

何休公羊傳注中云然

解穀梁者則曰平王東遷周

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

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

人勸焉淫人懼焉

范甯穀梁傳序云然

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

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指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

去者也予以為春秋者救時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

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

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僂救僂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

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弊猶未設教於末弊將若

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

改作故其頽弊甚於二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

壞夫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

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

難行於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

正

天王狩于河陽之類是也

以誠斷禮

褒高子仲孫之類是也

正以忠道原情

為本不拘浮名

不罪樂書之類是也

不尚狷介

不褒洩治之類是也

從宜救

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

諸非禮悉譏之是也

或貴貞而不諒

即合權道是也

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

也故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之
 道如循環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
 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參用
 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禮必然矣據杜
 氏所論褒貶之指唯據周禮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
 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
 其於典禮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其不能贊一辭也又
 云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則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
 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則杜氏之言陋於是矣何氏所
 云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

於性情

性情即前章所謂用忠道原情

而用之於名位

謂黜周王魯也

失指淺

末不得其門者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所言變從夏政
 唯在立忠為教原情為本非謂改革爵列損益禮樂者
 也故夫子傷主威不行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先
 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
 唯王為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魯以為春秋宗指元
年盟于味傳何休注然兩漢專門傳之于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
 訓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說粗陳梗槩殊無深指且
 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
 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

門也或問春秋始於隱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靈也故歷國應聘希遇賢王及麟出見傷知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將託文以見意雖有其德而無其位不作禮樂乃修春秋為後王法始於隱公者以為幽厲雖衰雅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正之此時但用周家舊典自可理也及代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言此時周禮既壞故作春秋以救之

三傳得失議第二

啖子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禘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禘在其

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又況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天王狩于河陽之類亦以原情為說欲令後人推此以及餘事而作傳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又左氏本末釋者抑為之說遂令邪正紛揉學者迷宗也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傳中猶稱穀梁子曰是其證也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

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踳駁不倫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為褒貶誠則然矣其中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詳內略外因舊史之文之類是也二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齟齬甚於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況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

春秋集傳卷一
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啖氏集傳集注義第三

啖子曰惜乎微言久絕通儒不作遺文所存三傳而已傳已互失經指註又不盡傳意春秋之義幾乎泯滅唯聖作則譬如泉源苟涉其流無不善利在人賢者得其深者其次得其淺者若文義隱密是虛設大訓誰能通之故春秋之文簡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仇讎不若詭辭迂說附會本學鱗襍米聚難見易滯益令後人不識宗本因註迷經因疏迷註黨於所習其俗若此老氏曰大道

甚夷而人好徑信矣故知三傳分流其源則同擇善而從且過半矣歸乎允當亦何常師今公羊穀梁二傳殆絕習左氏者皆遺經存傳談其事迹翫其文彩如覽史籍不復知有春秋微旨嗚呼買櫝遺珠豈足怪哉予輒考覈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註釋亦以愚意裨補闕漏商榷得失研精宣暢期於浹洽尼父之志庶幾可見疑殆則闕以俟君子謂之春秋集傳集註又撮其綱目誤爲統例三卷以輔集傳通經意焉所以翦除荆棘平易道路令趨孔門之士方軌康衢免涉於險難也

啖氏集註義例第四

啖氏曰予所註經傳若舊註理通則依而書之小有不安則隨文改易若理不盡者則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則全削而別註其未詳者則據舊說而已但不博見諸家之註不能不為恨爾或問曰傳則每題傳名註則何不題註者之名乎答曰杜征南云略舉劉賈許穎之違何掾云略依胡毋生條例范武子云博采諸儒之說然則若題此三人之名未必得其本故遂不言也又比見諸家所註苟有異義欲題已名以示於後故須具載其名氏爾予但以通經為意則前人之名與予何異乎楚亡楚得未足異也縱是予所創意何知先賢不已有此說

故都不言所註之名但以通經為意爾

趙氏損益義第五

趙子曰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己意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為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集僅畢未及詳省爾故古人云聖人無全能況賢者乎予因尋繹之次心所不安者隨而疏之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郊廟常事喪紀卒葬之外禭喪事朝聘變文者皆議非禮也皆記非禮也皆記非禮也朝聘姬來朝其子之類是也蒐狩昏取

此二禮常事亦不書皆違禮則譏之據五禮皆依周禮是興常典也明不變周

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

精理也謂變例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權衡所以辨輕重言聖人深見是非

似於此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

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

中辨惑質疑為後王法何必從夏乎或曰若非變周之

意則周典未亡焉用春秋答曰禮典者周之禮經典冊也所以

防亂耳亂既作矣言幽厲不守致令亂成則典禮未能治也喻之

一身則養生之法所以防病病既作矣不依其法則病生矣則養

生之書不能治也治之者在鍼藥耳故春秋者亦世之

鍼藥也相助救世理當如此何云變哉若謂春秋變禮

典則鍼藥亦為變養生可乎哉問者曰若春秋非變周

之意則帝王之制莫盛於周乎答曰非此之謂也夫改

制創法王者之事夫子身為人臣分不當耳言夫子立於因舊史以示勸戒不當變改制度也

若夫帝王簡易精淳之道安得無

之哉言周道之不足為盛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

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不失纖

芥如斯而已觀夫三家之說其宏意大指多未之知褒

貶差品所中無幾故王崩不書者三王葬不書者七春秋

時凡十二王其有崩葬不見於經者三傳悉無貶責嗣王即位桓文之霸皆無義

說三傳亦不言其意盟會侵伐豈無褒貶亦莫之論三傳略舉

數事觸類皆爾並見傳中故曰宏意大指多未之知也至於

分析名目以示懲勸乖經失指多非少是啖氏雖已裁

擇而蕪穢尙餘於戲聖典翳霾千數百年理當發揮不

可以已豈苟駁先儒哉故褒貶之指在乎例諸凡綴敘

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槩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

三者凡卽位崩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

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

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

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

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

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

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

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

悉書以志實朝聘用兵之類一二曰略常以明禮祭祀

等合禮者皆常事不書三曰省辭以從簡經文貴從省觸類盡然

君使之類是也四曰變文以示義但經文比常例變一五曰卽

辭以見意謂不成例者但於辭中見褒貶之義公追齊

六曰記是以著非諸侯之類是也七曰示諱以存禮內惡

事皆隱避其文以示臣禮八曰詳內以異外內卿卒皆書被伐皆九

曰闕略因舊史

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是也

十曰損益以成辭

如鄭

渝平若言鄭伯使人來渝平即不成言辭此損文也如西狩常事不合書為獲麟故書西狩此益文也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或曰聖人之

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

怪其辭意深微人難曉解不可以訓

答曰非

微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

以差之也

如弒君有稱國稱人稱盜之異來盟有書名書字書官之異必假一字以示善惡淺深也

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爾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

乎辭簡義隱理自當爾非微之也故成人之言童子不

能曉也縣官之才民吏不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智

況聖人之言乎此情性自然之品彙非微之也今持不

逮之資欲勿學而能此豈里巷之言苟爾而易知乎或

曰春秋始於隱公何也答曰一則因平王之遷也

此與啖同

二則隱賢之讓也

此與杜同別具言獲麟傳

啖氏依舊說以左氏為

邱明受經於仲尼今觀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無

備在纂例諸門及辨疑篇

若邱明才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

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故其體異耳且

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

六人云我則異於是並非同時人也邱明者蓋夫子以

前賢人

論語云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

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

耳焚書之後莫得詳知學者各信曾臆見傳及國語俱

題左氏遂引邱明爲其人此事既無明文唯司馬遷云邱明喪明厥有國語劉歆以爲春秋左氏傳是邱明所爲且遷好奇多謬故其書多爲淮南所駁劉歆則以私意所好編之七略

七略左氏傳邱明所爲

班固因而不革

謂漢書藝文志

憑七略而爲也

後世遂以爲真所謂傳虛襲誤往而不返者也

或曰司馬遷劉歆與左邱明年代相近固當知之今以遠駁近可乎答曰夫求事實當推理例豈可獨以遠近爲限且遷作呂不韋傳云不韋爲秦相國集門客千人著其所聞集爲八覽六論十二紀號曰呂氏春秋懸之秦市及其與任安書乃云文王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

修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則遷所論不韋書與傳自相違背若此之甚其說邱明之謬復何疑焉劉歆云左氏親見夫子杜預云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按其傳例云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弑君之義乎又云大用師曰滅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設相滅之義乎又云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隣國乎雖夷狄之人不應至此也又云平地尺爲大雪若以爲災沴乎則尺雪豐年之徵也若以爲常例須書乎不應二百四十二年唯

兩度大雪凡此之類不可類言

具見纂例諸篇及辨疑中

則劉杜之

言淺近甚矣左氏決非夫子同時亦已明矣

言若親授經不應乖

繆至此也

或曰若左氏非授經於仲尼則其書多與汲冢紀

年符同何也答曰彭城劉惠卿著書

名

云紀年序諸侯

列會皆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至如齊

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夫子褒貶之意而竹書之文亦

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亶楚囊瓦奔鄭因曰

是子常率多此類別有春秋一卷全錄左氏傳卜筮事

無一字之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為之也劉之此

論當矣且經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經改為紀子

帛傳釋云魯故也以爲是紀大夫裂繻之字緣爲魯結

好故褒而書字同之內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則魯國褒

貶之意而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此最明

驗其中有鄭莊公殺公子

春秋

魯桓公紀侯莒子盟

于區蛇如此等數事又與公羊同其稱今王者魏惠成

王也此則魏惠成王時史官約諸家書追修此紀理甚

明矣觀其所記多詭異鄙淺殊無條例不足憑據而定

邪正也

此段言左氏傳既非全實而紀年又憑左氏而成也

且左傳國語文體不

倫序事又多乖刺定非一人所爲也蓋左氏廣集諸國

之史以釋春秋傳成之後蓋其家子弟及門人見嘉謀

事跡多不入傳或有雖入傳而復不同為諸國各有史故雖一事而說

各異也故各隨國編之而成此書以廣異聞爾自古豈止

有一邱明姓左乎何乃見題左氏悉稱邱明近代之儒

又妄為記錄云邱明以授魯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

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虞卿卿傳荀況況傳張蒼蒼傳

賈誼陸德明經典釋文序例所引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為

此記向若傳授分明如此漢書張蒼賈誼及儒林傳何

故不書則其偽可知也漢初猶不能知後代從何而得足明妄也或曰公穀

定何時人也緣漢書儒林藝文志並無年代名字故問之也答曰此二傳雖不

記事跡然其解經密於左氏是知必孔門後之門人也

但不知師資幾世耳傳記無明文故三傳先後亦莫可

知也先儒或云公羊名高子夏弟子也應劭風俗通云爾或云

漢初人何休隱二年紀子伯莒子注中云然或曰穀梁亦子夏弟子名赤

亦風俗通所說或曰秦孝公同時人廉信云然或曰名倣字元始阮

緒世錄云然皆為強說也西漢諸儒猶不能定其時代及名

知非真說也儒史之流尚多及此況語怪者哉言歷代儒生及修史之人

宜守正據實而猶妄示廣博有此偽迹况識緯迂怪之徒哉此歎息作偽之意也

啖趙取舍三傳義例第六

啖子曰三傳文義雖異意趣可合者則演而通之文意

俱異各有可取者則竝立其義其有一事之傳首尾異

處者皆聚於本經之下庶使學者免於煩疑至於義指乖越理例不合浮辭流遁事迹近誣及無經之傳悉所不錄其辭理害教并繇碎委巷之談調戲浮侈之言及尋常小事不足爲訓者皆不錄若須存以通經者刪取其要諫諍謀猷之言有非切當及成敗不由其言者亦皆略之雖當存而浮辭多者亦撮要凡敘戰事亦有委曲繇文并但敘其戰人身事義非二國成敗之要又無誠節可紀者亦皆不取凡論事有非與論之人而私評其事自非切要亦皆除之其巫祝卜夢鬼神之言皆不錄其有補於勸戒者則存之三傳敘事及義理同者但舉左氏則不

復舉公穀其公穀同者則但舉公羊又公穀理義雖同而穀梁文獨備者則唯舉穀梁公羊穀梁以日月爲例一切不取其有義者則時或存之亦非例也義是日或月例也或問無經之傳有仁義誠節知謀功業政理禮樂讜言善訓多矣頓皆除之不亦惜乎答曰此經春秋也此傳春秋傳也非傳春秋之言理自不得錄耳非謂其不善也且歷代史籍善言多矣豈可盡入春秋乎其當示於後代者自可載於史書爾今左氏之傳見存必欲耽玩文彩記事者覽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卽請觀此傳焉傳文有一句是一句非皆擇其當者留之非者去之疑

者則言而論之或問三傳之文每說一事解一義是當
 併是非當併非何謂摘取之乎答曰三傳所記本皆不
 謬後人不曉而以濫說附益其中非純是本說故當擇
 而用之亦披沙揀金錯薪刈楚之義也趙子曰三傳堪
 存之例或移於事首或移於事同事首謂直為例無差
品者事同謂如弒君
有稱國稱人等差品待經文
歷其差品徧然後舉例也各隨其宜也凡須都撮如
 內外大夫名目例見僖八年如此等三四條三傳及啖氏或
 有已釋之而當者或散在前後學者尋之卒難總領今
 故聚之使其褒貶差品了然易見其四家之義各於句
 下註之其不註者謂不註云
某家也則鄙意也鄙趙子
自謂也既不遺

前儒之美而理例又明也凡公穀文義雖與本經不相
 會而合正理者皆移於宜施處施之其孤絕之文不可
 專施於經下者謂不可
獨用也予則引而用之趙子引用為證
如古人引詩書
之此庶先儒之義片善不遺也凡三傳經文不同故傳
 文亦異如盟于昧左
氏作蔑之類今既纂會詳定之義見三傳差
互略篇中則
 傳文亦悉改定以一之庶令學者免於疑誤也公穀說
 經多云隱之閔之喜之之類且春秋舉經邦大訓豈為
 私情悲喜生文乎何待春秋之淺也如此之例竝不取
 公羊災異下悉云記災也記異也予已於例首都論其
 大意自此即觀文知義不復縷載其有須存者乃存之

耳公穀舉例悉不稱凡又公穀每一義輒數處出之今既去其重複以從簡要其舉例故加凡字以通貫其前後夫察微知遠識之精也故夫子云由也不得其死然是也古人立著龜以求前知也故當不棄人之知然左氏所記以一言一行定其禍福皆驗若符契如此之類繼踵比肩縱不悉妄妄必多矣悉棄之乎則失於精深勸戒之道悉留之乎則多言者無懼而詭妄繇興固當擇其辭深理正者存之浮淺者去之庶乎中道也左氏無經之傳其有因會盟戰伐等事而說忠臣義士及有讜言嘉謀與經相接者卽略取其要若說事迹雖與經

相符而無益於教者則不取左氏每盟下皆曰尋某年之盟每聘下則云報某人之聘侵伐下多云報某之役凡此類但檢前以符後更無他義今考取其事相連帶要留者留之左氏亂記事迹不達經意遂妄云禮也今考其合經者留之餘悉不取左氏集諸國史爲傳序吳楚之君皆稱爲王此乃本國臣民之僞號不可施於正傳故皆改爲吳子楚子若敘其君臣自相答對之語則非我褒貶之意且令後代知其僭僞故仍舊耳左氏序楚縣大夫皆稱曰公此乃僭僞之辭皆刊正之左氏敘諸國之君皆稱曰公此皆依彼國之史成辭殊失魯史

之體今爲鯨多不可改易學者宜知之凡有德之人人
敬其名故稱其字左傳追修前史足得正名而敘罪惡
之人亦舉其字羽父之類乖褒貶之意甚矣爲此例極多不
暇悉改學者宜知之凡論者所以褒貶善惡其有罪之
人而加美諡共仲之類今不改削者以見當時政教之廢也
後代宜戒之

重修集傳義第七

涓秉筆持簡侍于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述釋之閒每
承善誘微言奧指頗得而聞嗟乎神不與善天喪斯文
筆削纒終詰人其喪是以取舍三傳或未精研春秋綱

例有所遺略及趙氏損益既合春秋大義又與條例相
通誠恐學者卒覽難會隨文覩義謂有二端遂乃纂于
經文之下則昭然易見其取舍傳文亦隨類刊附又春
秋之意三傳所不釋者先生悉於注中言之示謙讓也
涓竊以爲既自解經理當爲傳遂申已見各附于經則
春秋之指朗然易見或問啖氏新解經意與先儒同者
十有三焉今子重修集傳悉以啖氏目之得無似竊
古人之美以黨其師乎答曰啖氏本云集傳集註已明
集古人之說而掇其善者也今作傳者但以釋經之義
不合在於註中標以啖氏所以別於左氏公穀耳其義

春秋集例卷一
亦不異於集註也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以致精深實懼曾學三傳之人不達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卽註之此則集傳之蠹也將來君子有意於斯者苟疑闕誤宜先詳覽啖趙取舍例及辨疑以校之不可援三家舊文采正新傳慎之慎之三傳義例雖不當者皆於纂例本條書之而論其棄舍之意其非入例者卽辨疑中論之或問集傳先左氏次公羊後穀梁亦有意乎答曰左氏傳經多說事迹凡先見某事然後可以定其是非故先左氏焉公羊之說事迹亦頗多於穀梁而斷義卽不如穀梁之精

精者宜最在後結之故穀梁居後焉事勢宜然非前優而後劣也或問曰經傳文字有犯國朝廟諱悉不改易何也答曰夫文所以傳義理也若改易之則失其義理矣禮云臨文不諱蓋謂此也但習讀之人訓而呼之則臣子之禮備矣左氏傳所記事迹連帶經義者悉入集傳矣其無經之傳集傳所不取而事有可嘉者今悉略出之隨年編次共成三卷名曰春秋逸傳則左氏精華無遺漏矣其他則妄僞齷碎無足觀也

修傳始終記第八

啖先生諱助字叔佐關中人也聰悟簡淡博通深識天

寶末客於江東因中原難興遂不還歸以文學入仕爲
台州臨海尉復爲潤州丹陽主簿秩滿因家焉陋巷狹
居晏如也始以上元辛丑歲集三傳釋春秋至大厯庚
戌歲而畢趙子時宦于宣歙之使府因往還浙中途過
丹陽乃詣室而訪之深話經意事多響合期反駕之日
當更討論嗚呼仁不必壽是歲先生卽世時年四十有
七是冬也趙子隨使府遷鎮于浙東涪痛師學之不彰
乃與先生之子異躬自繕寫共載以詣趙子趙子因損
益焉涪隨而纂會之至大厯乙卯歲而書成趙子名匡
字伯循天水人也暨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陳公之領
宣歙時始召用累隨鎮遷拜後爲殿中侍御史淮南節
度判官涪字伯冲吳人也世以儒學著時又爲陳公薦
詔授太常寺奉禮郎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一

南海廖廷相番禺劉昌齡王國瑞校字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二

唐

陸

涓

纂

魯十二公譜并世緒第九

魯周公之國也周公武王之弟也始受封身留輔王室
 使子伯禽歸國都於曲阜伯禽卒子考公伋立考公卒
 弟煬公熙立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為弟濩所殺濩
 立是為魏公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
 獻公卒子真公湏立真公卒弟武公敖立武公卒子懿
 公戲立懿公為兄子伯御所殺周宣王誅伯御立懿公
 之弟稱是為孝公

孝公二十五年
大戎殺幽王

孝公卒子惠公弗湟

立惠公三年
平王東遷

隱公惠公之子名息姑立十一年為公子翬及桓公所殺母聲子不書卒不書葬不逆夫人攝謙不外逆也

桓公惠公子隱公弟名允立十八年為齊所殺母仲子隱二年書夫人子氏薨不書葬不耐廟夫人文姜三年公子翬所逆書
夫人姜氏至自齊莊二十一年薨二十二年葬

莊公桓公子名同立三十二年薨母文姜已見
上夫人哀姜二十四年公自逆
夫人姜氏入也僖元年薨于夷齊所
殺也二年葬

書葬

閔公莊公庶子名開莊公薨後子般立般莊
長子公子慶父使圉人犖殺之立閔公閔公立二年慶父又使卜齮殺之母不見未取夫人

僖公亦莊公庶子名申閔公兄也立三十三年薨母成風莊公
妾也文四年書薨五年書葬竝僭用夫人祔
禮與哀姜竝

夫人聲姜文十六年書薨文十七年書葬文公僖公子名興立十八年薨母聲姜夫人姜氏四
年逆婦姜于齊子赤被殺後歸齊也經云歸于齊左氏謂之出姜是也

宣公文公子名捷立十八年薨母敬嬴公穀謂之頃

熊宣公八年書薨書葬夫人穆姜元年公子遂所逆書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有敬嬴故所以稱婦也襄九年書薨書葬

成公宣公子名黑肱立十八年薨母穆姜已見上夫人

齊姜十四年僑如所逆書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有穆姜故所以稱婦也襄二年

書薨書葬

襄公成公子名午立三十一年薨母定嬖襄四年書

薨書葬與齊姜並耐也夫人不見

昭公襄公子名稠立二十五年書遜三十二年薨于

乾侯在外七年母齊歸昭十一年書薨書葬僭追用夫人之禮故

也夫人吳孟子哀十二年卒不書葬不可以耐也

定公昭公弟名宋立十五年薨母不見夫人不見

哀公定公子名蔣立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十六年四

月孔子卒二十四年公遜于邾遂如越母定嬖定

十五年書卒書葬夫人不見哀公自越歸卒於有

山氏子悼公寧立悼公卒子元公嘉立元公卒子

穆公顯立穆公卒子共公奮立共公卒子康公屯

立康公卒子景公匱立景公卒子平公叔立平公

卒子文公賈立文公卒子頃公讎立頃公二十四

年為楚所滅遷於下邑為家人魯起周公至頃公

三十四世

公即位例第十

凡經文下所引五家之傳皆略言其意亦不備如傳文後竝放此學者宜知之

隱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不書即位攝也公穀意亦同此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而言即位與聞乎弒也公穀云

莊元年春王正月

閔元年春王正月

繼子般也

僖元年春王正月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云繼弒言即位其意也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

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

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公穀啖意竝同此也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啖子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為君康王之誥

是也

周書曰乙丑成王崩七日既殯康王麻冕黼裳出在應門之內臨百官羣臣既聽命相揖趨出王釋

冕反喪服

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

元春秋所書是也下不標趙子者竝是凡先君正終則

嗣子踰年行即位禮穀梁云繼正即位也此說是文成襄昭

哀等五公凡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位之禮不忍穀梁

云繼弒君不書即位正也此說是也莊閔僖三公凡繼

弒君而行即位禮非也穀梁云桓公繼弒君而行即位

則是與聞乎弒也公羊云宣公繼弒君而行即位其意

也意欲為君故黨於賊左氏不達其意曲為其說而云

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即位亂故也僖

公不言即位公出故也左氏云閔公弒後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事見

閔二公出復入不書諱故也此言經中無僖公出入之文也且母以得

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弒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遜何妨正月即位乎故知解莊公不言即位妄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解閔公不言即位妄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假如實出亦當非時即位如定公也故知解僖公不言即位妄也

告月視朔例第十一

隱元年春王正月隱自元年之外餘竝不書正月穀梁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

年有正所以正

桓三年正月桓即位十八年唯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四處有王字餘皆無王字趙云王者

人倫之所係桓無王惡桓之滅人倫也桓之有王是謬增加書之也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氏云不告閏朔非禮也穀梁云猶可以

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穀梁云以公為厭政矣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趙說在下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

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趙子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以班也因以特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

朔故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於廟以此朝空廟謁故經文譏之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者記君之所在且明不得告朔此史家之常事諸公在外多矣悉不書者國之常事不足備書從省之義此則因公正且在遠故舉此一事以示常法也書昭公在乾侯其義亦同凡君在外不應都廢告朔之禮當是執政大臣攝行矣

郊廟雩社例第十二

啖子曰凡祭常事多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趙子曰凡

郊廟社稷所以奉天地尊祖考而重生本咸國之大禮也故過則書之

郊望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穀梁云

云四卜非禮四月不時左氏公穀皆云譏猶三望卜郊不從而免牲足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穀梁云書郊牛之變猶三三望義同僖三十一年

成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不郊猶三望書郊牛之變義同宣三年猶三望義同僖三十一年穀梁云免牛禮也

十年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云五卜疆

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穀梁云九月不當郊故云用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穀梁云三卜禮也四月不時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四月四卜郊同僖三

十一年也

定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

亥郊五月不時也趙子曰早年常怪鼯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纜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哀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

巳郊四月不時

郊時

啖子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

帝禮行於郊故謂之郊不敢斥言祀天故魯以周公之

故特得以孟春周之三月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

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

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

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

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

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說非也若以冬至則不當卜若

以夏之孟春則不當起周正而卜公羊舊註及鄭司農

註禮亦同此說皆是也左氏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也啟蟄為建寅之月百蟄驚出耳略舉

時候非必取歷驚蟄之節也

養牲

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者養牲之宮名也故自周之十一月下

旬而養牲至二月中旬而牲成故得以二月下旬卜三

月上辛也

改卜牛

凡養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

變所謂傷食之類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稷牛可

也禮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言稷牛但令備即

必在滌也

不郊

凡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牛死及牛有災害則卜稷牛而代之若卜稷牛不吉及既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

稷牛義與上同

免牲

凡不郊皆卜免牲穀梁曰卜免牲吉則免之

免牲之禮見僖三十

年一不吉則但不郊而已又曰卜之不吉則繫而待庀牲

庀具也待明年具牲時卜用也

然後左右之

左右隨所用也

此說是免牛凡未

成牲曰牛穀梁云牲傷者亦曰牛又曰已牛矣而又免

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

置之滌宮

故卜而免之不敢專也此

說是公羊云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此說不如穀梁之

義精已前竝啖子說

趙子曰郊者天子所以事上帝也魯曷為之

諸侯不周合郊祀

公故也成王尊周公之德故錫周公之禮焉不於日之

至避王室也

周郊天用冬至之日

卜用夏正

建寅之月

於農耕之始也

因祭祀遂祈歲事故於郊前

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

比近也謂二月下旬卜三月上

辛卜吉則有司庀事若遠日卜之得吉而未庀事則似墮之也

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

凡禮以三為節

且郊之用殫矣

言此月日盡不可復郊故不復卜也

望

啖子曰尋春秋義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凡書

猶三望猶皆非禮也三傳義同

趙子曰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穀梁無其名說左氏者云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說穀梁者云泰山淮海據禮篇云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魯之封內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內則不祭而云祀河海河海不在魯界也則三家之義皆可疑也

廟

公羊曰周公稱太廟魯之始祖故稱太廟魯公稱世室伯禽始受封其廟稱

世室言世世不毀也羣公稱宮尊始祖不令子孫同其稱故曰宮也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趙子曰舍八佾用六佾猶謂之

僭故曰獻

桓二年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三傳皆云

非禮也八年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公穀皆云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趙子曰譏不時不改

也卜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左穀皆云非禮也二十四年春

王三月刻桓宮桷義同丹楹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傳竝云不當吉趙云不當禘不稱

宮不及於祖也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穀梁云不宜致也

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三傳皆云失虞練之時

八月丁

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三傳皆云逆祀也

六年閏月不

告朔猶朝于廟

左氏云不告朔非禮穀梁云不當朝廟

十三年秋

七月大室屋壞

三傳皆云書不敬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

不視朔

穀梁云譏公厭政也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

繹萬入去籥

三傳皆云卿卒不當繹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穀竝云禮也

六年二

月辛巳立武宮

三傳竝云非禮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

卒事

定九年九月立煬宮

義同武宮

八年冬從祀先公

公穀皆云

復正

啖子曰凡宗廟之禮有常四時之祭雖失其月亦非大故皆不書其失時及失禮之大者乃書左氏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云春日祀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

言失禮非常乃書之

此說皆是

趙子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

言祠禴嘗烝皆用夏之四時也

從物宜也

若以周之四時用四祭於義理及所用之物都不相合故用夏時為宜也

周雖以建子為正

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閔二年五月禘即夏之三月也凡四時之祭蓋用孟月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即夏之孟月也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即用季月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即夏之季月也經文竝無譏故但不失時即非僭禮啖說是也然吉事先近日苟有其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為嘉也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二分之節故也此事理制都無定證今考經推理宜爾故也別無標題亦竝無趙子義他皆放此又曰禮不王不禘禮篇大傳及喪服小記竝云爾魯

曷為之周公故也周之王也文王興之王業大興武王成之

伐紂有天下也周公康治之輔幼主治天下是以魯得郊焉所以崇周

公也令魯子孫用天子禮所以尊崇周公故也曰崇之宜乎問合禮之宜否非宜也

國之所以樹者法制也法制所以限尊卑不得僭諸侯而

行天子之禮非周公之意也其用乎莊又僭也成王令魯得用

禘禮已為僭矣本止施於周公之廟今又僭於莊之廟行之非禮之甚用其豐備之禮而不能配文王也不

稱宮不及於祖也若言吉禘于莊宮即似於莊廟祭及文王今既不爾故指言莊公以明之

也凡祭而非者稱祭祭而失禮則書祭名以本下者稱事祭非失禮為下

事張本者則不書祭名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之類是也又曰禘者本帝王之大祭

諸侯不得行之成王以特尊周公令魯行耳閔二年遂

僭用於莊廟故經書以譏之公羊云其言莊公何未可
以稱宮廟也必若不合於宮廟行禘而今行之則當明
書以示譏不應隱避也自緣不配文王故斥言莊公以
明之爾又云譏始不三年也若然則當有初字故知皆
非也

辨魯無祠禘義

四時祭名禮諸篇及諸經書說之不同故儒者紛然趙氏

之辨

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祀夏禘秋嘗冬烝公羊亦
同毛詩云禘祠烝嘗于公先王協韻故云爾其實祠禘嘗烝而春秋
無禘祠二祭何也答曰春秋中一書烝雖再書之一事其實一事

嘗兩書禘皆為失禮及有變故乃書耳於祠禘二祭無
他故所以不書何足怪哉

辨禘義

禘義尤迷誤故趙子辨之

趙子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明諸侯不禘得有也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所出謂所系之帝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廟諸侯
存五廟唯太廟百世不遷及者言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禘者四時皆祭故不言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有省謂有功也干者逆上之意也言逆上及高祖也予據此事體勢相連皆說宗廟之
記不得謂之祭天已上註義竝趙子義非鄭元舊釋下祭法亦然也禮記喪服
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

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

氏禘黃帝舜祖顓頊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而郊饗帝王郊

始祖配天即舜合以顓頊配天也為身繼堯緒不可舍

唐之祖故推饗以配天而以顓頊為始祖情禮之至也

祖顓頊舜之世系出自顓頊而宗堯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

可尊其廟並不遷也夏后氏亦禘黃帝義同而郊鯀禹尊父且以

故以配祖顓頊禹世系亦出而宗禹當禹身亦宗舜殷

人禘饗殷祖契而郊冥有水功故祖契湯出而宗湯當

身未有宗周人禘饗義與而郊稷有播植之功祖文王而宗

武王當武王身亦未有宗趙子曰予以為禘郊祖宗並敘永世追祀而不廢絕者

也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

故又推尊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

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

主為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

可知也鄭元註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

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

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

四種爾非關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何關

圜丘哉若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處又云祖

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又出

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閒偽書也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元通之於五經其為誣蠹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答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耳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亦猶因周公廟有八佾季氏遂用之於私庭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為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禮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今備引諸經書之文證之于左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議其不當吉又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議其非時之禘又左氏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喪也又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郊多失時又於諸宮用禘禮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鄭元註禘當為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夏之四月祭義曰春禘秋嘗鄭無注祭統曰春禘夏禘鄭注夏時禮也下文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鄭無注禘記云七月之禘獻子為之也義已見上

仲尼燕居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

掌而已王制云春禘夏禘鄭元注又云禘則不禘禘則

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鄭元云虞夏諸侯歲朝廢一時祭也詩周頌序

云雍禘太祖也鄭元云禘大於時祭而小於禘又商頌云長發大禘也

爾雅云禘大祭也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國語曰禘郊之牛角繭栗問者曰左傳云烝嘗禘

于廟何也答曰此為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

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

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

宮襄宮皆妄引禘文而說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

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

後末流弟子所誤或是漢初諸儒私誤之以求購金漢初

以金購遺書故儒者私誤禮篇鬻之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

以為時祭之名若非未流弟子及漢初儒者所著不應差互如此也見春秋唯兩

度書禘一春一夏閏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月也

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

可見也而鄭元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為禘祭

義與郊特牲同鄭遂不註其註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

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

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遂都不註鄭又見吉禘

于莊公遂云禘小於禘

見毛詩雍篇註

禘者通之云三年喪畢

小禘于禩五年大禘自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若禘

不迎羣廟之主何得謂之大若迎羣廟之主何得於禩

廟迎之又曾子問篇中何得不序

引文在下

乖謬之甚也且

春秋宣八年公羊云大事禘也毀廟之主皆陳于太祖

陳者明素皆藏于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升者明自本廟而來升也

禮記曾子問篇云禘祭于大廟祝迎四廟

之主

明毀廟之主皆素在太廟故不迎也

又云非禘祭則七廟五廟無虛

主

義與公羊同

竝無說禘為殷祭處則禘不為殷祭明矣

殷重

大之義也

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

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

禘於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於

他國故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

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其左氏虛妄

之傳非一又何疑哉

具在纂例及辨疑中

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

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

為大夫時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

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

事繇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

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

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以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註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為躋僖公故惡之且禘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灌然後設位乎先儒不達經意相沿致誤皆此類也

或難曰夫子所嘆若非為迎祀而別虧禮則春秋何不書乎答曰春秋所紀祭祀皆失時及非常變故乃云爾至於懈慢虧失史官如何書乎若如此細故盡書則春秋一年經當數萬言不當如此簡也

述祭統者不達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乎此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爾假令達於

祭禮亦儀表中一事爾若別無理化之德何能治天下乎此竝即文為說不能遠觀大指致此弊耳問者曰王制所云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信如鄭說乎答曰誤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云夏禘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為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甚明著也答曰禮篇之中夏禘秋嘗冬烝庸淺鄙妄此篇為甚故云四代之官魯

兼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變也其
鄙若此何足徵乎鄭元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
此禘禮輒有四種其註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註
毛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禘註郊特牲則云禘
當為禘註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
也問者曰禘若非圜丘國語云郊禘之牛角繭栗何也
答曰凡禘皆及五帝五帝之功高遂為五方之主則月
令所謂其帝太昊等是也以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以
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祀稷牛角繭栗則太皞黃
帝之牛不得不爾何足疑哉儒者又云禘禘俱大祭禘

則於太祖廟列羣廟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

主文為穆列武為昭列已毀廟及未毀之主各以昭穆分集於文武予謂凡太廟之有

禘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則齒尊卑之義今乃分

昭穆各於一廟集之有何理哉又五經中何得無似是

之說言不獨無明文亦無疑似之說若信有此禮五廟七廟有虛主其

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義已見上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禘之

異強生此義又何怪哉

門社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云當伐鼓

于社不當用牲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云凡天災有弊無牲

三十年九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云非正陽之月

當伐鼓不當用牲

文十五年六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義同莊二十五年

左氏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又曰日有食之唯正陽之月朔慝未作正月為建

已之月慝謂陰氣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天災有

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啖子曰據左氏所說正禮也此書門社皆記非常也

雩

趙子曰凡祈澤曰雩澤潤澤也謂祈雨也凡祈雨祭畢星及山林川澤也稱大國

徧雩也謂都邑徧脩之所以稱大也勤民之祀也故志之勤憂念也建已之月

雩祭自是常事不書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秋大

雩 十六年九月大雩 二十四年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啖子云季辛不言大者承

上文可知也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

二年秋大雩

趙子曰左氏云龍見而雩過則書之又曰書不時也蓋竝為踰建已之月為不時耳若然則但言某月日雩可知也不時何用書大哉故知此說非也雩者為旱書也以明旱而雩有益也憂民故書之與書不雨義同穀梁云雩得雨曰雩不得曰旱此說是也舊說大謂禮物有加也若禮物有加即書大何者是祈雨之雩乎假令實為禮物有加故書大則禮物合度但失時者當但書雩

何得總云大哉公羊曰大雩者旱祭也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說亦非也雩祭名爾旱乃災也以雩言旱非舉重之義

婚姻例第十三 太子生附

啖子曰凡婚姻合禮者皆不書趙子曰凡男女之禮

侯婚姻之禮也人倫之本也風教之始也是以先王敬之故紀

其闕耳 闕失則書之也

納幣

莊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 公穀皆云親納幣非禮啖子云時居喪又娶離女也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云議喪娶趙子云又議使公子納幣也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趙子云婚禮不當使公孫也

啖子曰魯往他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他

國來亦如之公羊云納幣不書

合禮者皆不書

此說是也左氏

不達此例云襄仲如齊納幣為合禮誤亦甚矣

說具辨疑

趙子云婚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

即納幣也

五請期六親迎

即逆女也

春秋獨書其二

納幣及逆女也

以納幣方

契成

已前三禮並未結定

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

逆王后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趙子曰言遂逆者譏不躬白于王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

啖子曰古儒者或言天子當親迎或言不當親迎二說

不同未敢定也然春秋所載皆譏也

合禮則常事不書也

趙子曰先儒爭此義鄭康成據毛詩義以文王親迎為

證據文王乃非天子不可為證考之大體固無自逆之

道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即使諸侯主之適諸侯

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即何

莫敵之有乎問曰夫子對哀公云為天地社稷宗廟之

主非謂天子乎答曰魯有郊天祀地之禮故云爾何得

言天子之禮乎

內逆女

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

文姜也穀梁云當親迎使大夫非也啖子曰使

公子尤非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哀姜也穀梁云譏逆讎女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出姜也穀梁云譏禮成于齊故曰婦不書公不斥言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

穆姜也義同公子翬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齊姜也義與公子翬同

啖子曰諸侯親迎皆常事不書穀梁云親逆常事不志

是也

公羊意同

公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為君逆夫人皆以

非禮書翬遂公子而行婚禮尤不可也左氏以卿逆為

合禮殊誤矣

外逆女

隱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公穀竝云譏不親迎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穀梁意同

僖二十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

穀云姑不當自逆稱婦有姑之辭也

宣五年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義同莒慶趙子云時君之女也以別

非姊妹故加子字他皆放此也

啖子曰凡外逆女皆以非禮書公羊云外逆女不書

合禮

者不書是也

王后歸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氏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趙子曰敬王室也

所言

以記其是以著其非天下之母當取之於諸侯其歸也

書能如此故記此則穀梁曰為之中者歸之也

言魯為媒居中間導

成之所按王后者天下之母不同於諸侯自合書之不

關魯為之媒乃書也

王女歸

莊元年冬王姬歸于齊

趙子曰時齊魯讎譏其為婚主也

十一年

冬王姬歸于齊

義同元年

趙子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合禮則不書也穀梁云為之

中者即歸之中謂內與其禮若然則他公何不見有婚主之事

而莊公獨兩處書乎則知書歸者皆非常也譏與讎為

婚主也

內女歸

隱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譏義

見上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

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啖子曰非嫁而歸故加紀字義

見本傳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

僖十五年秋季姬歸于鄆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啖子曰公羊穀梁竝云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凡內女歸

嫁為夫人則書以尊卑敵公為之服故書其歸但言歸而不云逆者知自來逆常事不書也

夫人至

桓三年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文姜也穀梁曰不言翟也侯

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穀梁云以讎之子薦宗廟故曰入也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聲姜也趙子曰譏禘以譏致也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穆姜也趙子曰書以言不當以

也夫人者將以承宗廟也可不敬乎

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齊姜也義同宣

元年趙子云書氏謬增也言傳寫謬誤也

啖子曰凡夫人初至皆書告于廟也趙子曰文四年逆婦姜出姜也不書至貶成禮于齊也昭公娶吳孟子不書至恥娶同姓不告廟也襄公定公哀公竝不迎夫人文九年夫人姜氏至不入此例者以非初逆之至

夫人如及會饗

莊二年冬十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文姜也左穀皆云非

禮趙子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言不能正家也四年春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穀梁云饗甚矣言其惡甚於會

五年夏

夫人姜氏如齊師

趙子曰不當如也見其姦

七年春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防

義同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義同

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義同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趙氏云參譏也

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

趙子曰無父母而歸寧故云如譏之也

啖子曰凡夫人行皆書比於公也趙子曰諸侯之女既

嫁父母存則歸寧不然則否今則不爾故書曰如

如者朝聘

之名非婦人之事若合禮者之歸寧則當云寧于某

左氏例云夫人歸寧曰如某此說非也據經文所書者皆以非禮故也若以文姜如

齊為合禮則天下無非禮事矣又書如莒豈是歸寧乎穀梁每經下皆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若然則父母存豈得絕其歸寧乎又未嫁之女孀居之婦豈得踰竟乎故不足取

夫人歸本國

文十八年冬夫人姜氏歸于齊

子赤之母文公夫人左氏云襄仲殺子赤

夫人歸于齊

趙子曰言歸不反之辭也左氏云夫人出曰歸于某據文公夫人歸于齊乃是襄仲殺子赤後自歸耳不可以此為例若夫人實有罪見出必當云出歸于某以示貶

不應但云歸爾

內女來

莊二十有七年冬杞伯姬來

趙子云譏無父母而來也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云參譏之

二十有五年

夏宋蕩伯姬來逆婦

穀梁云姑不當自逆婦也

二十有八年

秋杞伯姬來

義同莊二十七年伯姬來

三十有一年冬杞伯

姬來求婦

義同宋伯姬也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啖子云大夫非公事與妻出竟非禮也時

叔姬初嫁未合歸寧假令合歸寧如此書之以明高子之非也

趙子曰凡內女稱來不宜來也譏無父母而歸也左氏

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言禮當來也竊謂合禮者悉常事不書豈有二百四十二年內女唯兩度歸寧乎蓋知非禮而來故書云爾若須歸寧即書歸寧耳公羊云內女直來曰來此蓋見無他事故云爾殊不知經意

內女出

文十有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啖子云不言齊叔姬

不售於齊也趙子云書來歸於姬上者非嫁後之出故異其文焉

宣十有六年秋邾伯姬來歸

成五年正月杞叔姬來歸

啖子曰內女見出皆書曰來歸大其事也

三傳意同邾伯姬

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為君也趙子曰為婦而出著其非也

言婦道不修故被出若出非其罪經必異文但無非罪者爾

雜婚姻事

桓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左氏云諸侯不當自送女公穀同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趙子云不書送

二十有四年八月

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穀梁云娶離人

女故云入左氏云婦人用幣非禮也公羊意亦同此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趙子云不當使卿致也

啖子曰凡襍婚姻事亦以非常乃書

媵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

公盟

成八年冬衛人來媵 九年夏晉人來媵 十年夏

齊人來媵

啖子曰凡媵常事不書公子結為遂事起本也三國來

媵非禮也故書

禮當二國媵

公羊云媵不書穀梁云媵淺事

也不志此說皆是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莒姓已邾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難行今不取趙子曰左氏云異姓則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假先書

衛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爲
失禮非謂譏異姓來媵其義亦甚明

太子生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啖子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則史書之莊公

是嫡夫人之子又以太子生之禮接之故書餘公雖有是嫡夫人

之子不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不書也趙子曰太子生多矣曷爲書子同

禮備故也禮備於嫡是重宗廟太子將承先君之宗廟記其是以

著其非也但書備禮者則不備禮者自見言太子生備其禮常事也不

當書爲餘公皆不備禮不可書之但舉有禮者足以示

誠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二

南海廖廷相番禺劉昌齡王國瑞校字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三

唐陸淳纂

崩薨卒葬例第十四

左氏曰凡崩薨來告則書不然則否

啖子曰天子卒曰崩諸侯卒曰薨皆臣子之辭外諸侯

則曰卒卒終也本國不言卒言卒如合終然故異其文如今凶

儀稱親屬亡沒異於弔者之辭情禮然也

公羊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按此說不

了何者天子至尊天下稱曰崩可也諸侯曰薨則本國臣子言之至於赴告猶曰不祿王史及他國之史則書卒自此已下其家臣赴告並言不祿史官書之則曰卒此則臣子及他國異辭爾何得定配以為品例邪自史

記漢書已下既有爵臣死皆言薨乖失甚矣且魯史書外諸侯猶言卒況王史乎

崩例 王崩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

桓十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也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

僖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

文八年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也此後頃王不書崩

宣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

成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也

襄元年九月乙酉天王崩簡王也 二十八年十有二

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

昭二十二年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也

趙子曰春秋王崩三不書議也謂不書於經也 見王室不

告魯之不赴也王室使告國史當書之不然魯聞王崩使卿赴弔則知其日月亦當書也 哀

王室之無人王室陵遲公卿非其人故禮闕爾 著諸侯之不臣也王室雖不

告諸侯間之自當往 嗣王即位皆不書逾年而即位天下更始即

有大不能施令於天下也但自即位而已不能有號令新政使天下知也亦猶詩有

君也王風不雅也 罪諸侯不臣而莫之承也諸侯視之與不即哀

王道積微而莫之興也積漸也無復振興也 又曰王后世子王之

廢興卒葬之不書何也不赴不 王室不告諸侯不赴也慶弔

哀其微也

春秋集傳卷三
二
薨例 公薨

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桓公與羽父殺之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齊令彭生殺之也

莊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文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非路寢也

宣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十八年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

襄二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昭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

啖子曰凡公薨必書其所小寢路寢高寢之類詳內事重凶變也

若遇弒則不地穀梁云公薨不地故也此說是

趙子曰公必薨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

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莊

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闈不修也事見莊十二年故

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

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弒之禍曷由而至哉

夫人薨

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桓公母仲子也

莊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桓公夫人文姜

僖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公

夫人哀姜閔公之嫡母也

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妾母成風

十

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夫人聲姜文公母也

宣八年夏六月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公母也

襄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齊姜也

四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襄公妾母

九年五月辛酉

夫人姜氏薨

成公母

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妾母

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哀公妾母

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

啖子曰凡夫人薨必書而不書地婦人無外事薨有常

處也其君之妾母仲子則本以夫人禮娶

事見隱元年

又隱

公以桓公為先君之嗣故行夫人喪禮書薨

書夫人自子氏薨

成風之後

夫人風氏薨即僖公妾母也

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

薨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

姒氏卒時定公已薨

雖行喪禮不可加於子

凡未踰年君卒亦不言薨

故書

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孟子吳女也

昭公夫人魯人

恥娶同姓不可書曰夫人姬氏薨而曰孟子卒

趙子曰若薨于外則書地記事實也穀梁云夫人薨不

地地故也故謂被殺此說非也假如夫人歸寧死於外豈得

云不地乎且君皆記其寢被殺則不言地隱公是也桓

公在齊被殺而亦書地故知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

當書其地理甚昭然

未踰年君卒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子赤也襄仲殺之也

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毀也

昭二十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

啖氏云同年上言王居于皇足知是未踰

年之王卒特加子字義見本傳

啖子曰凡未踰年君卒皆書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

故不書崩薨而曰卒先君未葬則名之父前子名義也既葬則

不名子赤是也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異於內也

趙子曰子般子赤以被殺故不書地義與隱同子野非

被殺而亦不書地闕文也

諸侯卒

趙子曰春秋記諸侯卒著易代也不曰薨異外內也與魯

也名之降於天子也唯天子不書名

春和集卷三
五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七年三月滕侯卒

八年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十年春正月

庚申曹伯終生卒 十一年五月癸未鄭伯寤生

卒 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冬十一月丙

戌衛侯晉卒 十四年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

父卒 十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莊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二年冬十二月乙

酉宋公馮卒 十六年十有二月邾子克卒 二

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二十三年冬十

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五年夏五月癸丑衛

侯朔卒 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三

十一年夏四月薛伯卒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脫 七年七月曹伯般卒

九年春王正月丁未宋公御說卒 九月甲子晉

侯倮諸卒 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

卒 十四年冬蔡侯肸卒^脫 十七年十有二月

乙亥齊侯小白卒 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

茲父卒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四年冬晉

侯夷吾卒^脫 二十五年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二十七月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二十八年
六月陳侯款卒 三十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捷
卒 冬十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文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八月乙亥晉
侯驩卒 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九年秋八
月曹伯襄卒 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遵條卒 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十八年春二月丁丑秦伯罃卒
宣三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四年春正月秦伯
稻卒 九年八月滕子卒 九月辛酉晉侯黑臀

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十年夏四月
己巳齊侯元卒 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十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
侯申卒 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成二年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四
年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六年六月壬申鄭伯費
卒 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十年五月
丙午晉侯獮卒 十三年五月曹伯廬卒于師
十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冬十月庚寅衛侯
臧卒 秦伯卒 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 十

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十七年十有二月邾子纘且卒

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七年十有二月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 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闚卒 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 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二十三年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九年五月庚午衛侯衎卒

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麋卒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五年七月秦伯卒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十年七月戊子晉侯彪卒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二年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十四年三月曹伯滕卒 八月莒子去疾卒 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十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二十年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二十四年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 二十五年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 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三十年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

伯穀卒

定三年三月辛卯邾子穿卒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五月杞伯成卒于會 八年三月曹伯露卒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秋秦伯卒_脫 十二年春薛伯定卒_脫 十四年五月吳子光卒 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八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十年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五月薛伯夷卒 十一

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十三年夏許男成

卒脫月

趙子曰凡諸侯同盟名於載書載書者載盟誓之辭於冊者具標同盟諸侯之名而每國

朝會名於要約相朝及會同者也要約約事執一也

聘告名於簡牘使使來聘及有告命之事皆有簡書也 故於卒赴可知

而紀也彼來告喪國史按舊簡書知其名而紀之 非此則否示詳慎也言若非素

往還雖傳聞其名不書於冊示詳審也 左氏云凡諸侯同盟故薨則赴以

名此例於理不安豈有臣子正當創鉅痛深之曰乃忍

稱君之名禮固不爾且禮篇所錄亦云寡君不錄而已

凡會同盟會知其名故於死時書之以紀易代左氏但

見舊說知有同盟書名之事不察其理遂妄發例爾據

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竝

書名左氏又云從赴而書若未同盟實不合赴以名豈

有如此眾國越禮而稱亡君父之名乎左氏又云凡諸

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以繼好息

民告終告亡君名也 據此意乃以稱亡父之名為求好之意何

誣鄙之甚況於例之不合乎春秋中唯有九人卒不書

名檢尋事迹竝無朝會聘告處所以不知其名耳是其

明證也餘則悉書名檢尋皆有往來事迹則知不必同

盟諸侯卒于他國蔡侯東國卒于楚之類及卒于會卒于師則書之雖在國不卒於其都亦書之晉侯卒于扈宋公卒于曲棘是也公羊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有何理哉解晉侯卽云欲會故也解宋公卽云憂內故也今按餘國君更無書地者是知諸侯不卒於其國都例書地耳如魯卿卒于垂卒于狸蜃之義鄭伯鬃原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在襄七年從省文也穀梁云諸侯不生名此名於如會之上何也見其如會卒也言其爲如會而卒也此說非也凡諸侯卒皆書名若言鄭伯如會鬃原卒于鄆則不成文辭也故云爾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書名於伐楚

之上亦同此義

天子大夫卒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公羊云譏世卿趙子曰未嘗同盟會不知其名

故曰尹氏人臣赴告非禮也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同盟于狄泉故書名亦譏也

定四年秋劉卷卒

同盟于召陵故書名趙云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

譏其來赴故書之

趙子曰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書以譏

內大夫卒

趙子曰外大夫卒春秋不書不書外大夫也書內大夫吾史也魯卿有王命者則書卒尊吾命卿所以尊王命也不命卿不書卒是也不書葬降於君也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五年冬十有二

月辛巳公子疆卒 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穀

云隱不命大夫故不書族 九年三月俠卒義同無駭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公穀皆云稱字賢也 秋七

月甲子公孫茲卒

文十年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十四年九月甲申公

孫敖卒于齊魯卿卒於他國則地他皆放此

宣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 八年夏六月辛巳有

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義見郊廟

例 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穀梁云非

卿而書卒得弟道也

成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五年三月乙巳

仲嬰齊卒 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申公孫嬰齊

卒于狸貆

襄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十九年八月

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三十一年九

月己亥仲孫錫卒

昭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七年冬十有

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

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義見郊廟例二十一年

八月乙亥叔輒卒 二十三年正月癸丑叔鞅卒

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纁卒 二十五

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二十九年夏四月庚

子叔倪卒

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

不敢卒

哀三年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啖子曰魯卿既王命皆書卒隱公攝位不請命大夫故

未命之卿亦書卒明非怠慢也俟無駭是也餘公則不

命之卿無書卒者責不尊王室也桓十一年柔會宋公莊三年溺會齊侯並

不書卒是也叔肸非卿而書弟卒美其得弟道特加之也宣公

因公子遂殺子赤而立叔肸不食其祿又不去其國得弟道也公孫敖既奔書卒為喪

歸赴也文八年公孫敖奔莒十四年卒于齊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卒於他

國則書國諸出聘者經雖無其事理例昭然也卒於魯地則書地仲遂公

孫嬰齊是也

趙子曰魯卿凡四十三人書族而不書卒者有公子慶父公子翬單伯公子結叔彭生凡五人公子慶父及公子翬竝以弑君故不書卒以貶之單伯不書者以淫子叔姬及至自齊蓋黜其卿位故不書卒叔彭生則以不發襄仲之謀令君及禍故亦不書襄仲亦弑君為記變禮之事也雖書其卒則去其族以貶之其公子結不書卒遂事也啖子曰非大夫也為嘉其及齊宋盟以安國家故喪之耳義見莊十九年或曰文公時單伯文十五年與莊公時單伯莊元年若是一人計已過百歲是復能淫叔姬乎答曰近年有孫濟者歷典十餘郡年近百歲猶更娶

妻況古人壽長焉知其不然乎不爾則父子也但莊公之單伯何故不書卒不能詳也自此外則柔桓十一年溺見經卒出奔故也仲孫何忌叔孫州仇叔還獲麟時未卒也餘三十一人竝書卒

內女卒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 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紀

叔姬卒歸于鄫者

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云許嫁故以成人之喪治之 十

六年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書卒義同伯姬趙子日時君之女故日子

以別非先君之女也

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啖子曰內女為諸侯之夫人則書卒以公為之服故也

禮諸侯絕昏故無服唯適國君者為之服大功九月以其尊卑敵故穀梁云外夫人書卒

者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故卒之此說是也許嫁

為夫人者亦然其為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凡

內女為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魯公非其兄弟及兄弟

之子也諸侯無大功已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者

為喪歸杞故也

成八年杞叔姬卒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也

外夫人卒

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啖子曰外夫人卒不書書王姬者魯主婚公為之服也

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也穀梁云為之主者卒之是也 公羊莊

十一年王姬不書卒者不為之服故不書義可見也

趙子曰記是以著非也

記二年是十一年非也

王葬

趙子曰凡天王葬不會則不書志不臣也

志記也

記是以

著非也

諸會者是則知不會者非也

平王不書葬

莊三年五月葬桓王

改葬也此後莊王僖王惠王並不書葬

文九年二月辛丑葬襄王

七月而葬此後頃王不書葬

宣三年春葬匡王

三月而葬此後定王不書葬

襄一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此後靈王不書葬

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

三月而葬

啖子曰凡天王之葬魯會則書不書者皆不會也故平

王之葬不書而有武氏子來求賻若魯使人會葬豈是不行賻禮乎是

其證也穀梁云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而

葬一人其義不疑也言合七月之禮悉不書也公羊同蓋見書葬者多

不得禮言不合七月之禮也故有此說耳且襄王之葬正合禮何

以書乎是知妄也杜元凱云萬國之數至眾封疆之守

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國卿往

弔送既葬卒哭而除凶穀梁云諸侯皆合親弔又恐難行未知周制定如何故存以示

疑也

公葬

趙子曰葬稱我君舉其諡也

將葬方作諡若祇言桓公則恐涉他國君故明言我

君以舉其新加之諡也

臣子之敬辭也

若不順敬也

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在異國故可葬凡

九月乃葬

閔元年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一月乃葬亂故也

文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五月 十八年六月

癸酉葬我君文公五月

成元年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五月 十八年十有二

月丁未葬我君成公五月

襄三十一年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五月

定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八月 十五年九

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

葬五月而葬國君不當無雨備故譏不克葬若合

制也

啖子曰凡公葬皆書唯隱公閔公竝被弑見薨例不書者言賊

不討如不葬然也公羊云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
臣子也穀梁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此說皆
是也凡未踰年之君不書葬謂子般子赤無子不列序於廟
故也公羊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則
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此說是也

夫人葬

莊二十二年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桓公夫人七月乃葬

僖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莊公夫人齊所殺十一月而葬

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僖公妾母五月而葬 十七

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僖公夫人文公母九月乃葬

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

日中而克葬宣公妾母五月而葬定公同

襄二年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成公夫人三月而葬四年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嬀襄公妾母踰月而葬九年秋八

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宣公夫人成公母四月而葬

昭十一年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昭公母也五月而葬

定十五年九月辛巳葬定嬀哀公妾母三月而葬

啖子曰凡夫人葬皆書仲子不書葬者桓公母隱二年卒以諸

侯不二嫡雖用夫人禮猶不列於廟也以別築宮是也自文公

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耐廟非禮也定嬀之葬不書

小君以子未踰年故也哀公未踰年子未成君故母亦未成

夫人後列於廟故書葬凡君母葬史官皆書夫子修經擇其耐廟者乃書以示例而明

其禮

趙子曰孟子昭公夫人哀十三年卒不書葬者以其與魯同姓不

可列於廟

諸侯葬

趙子曰凡諸侯葬皆如我之辭何也怪不言某國葬某公志我大

夫之往會也往會禮也生嘗邀好謂朝聘會盟也死不弔葬君

子薄之記其是以著其非也凡卒不書葬者以譏內之不會葬

隱三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五年夏四月葬衛

桓公被弒十五八年八月葬蔡宣公三月

桓五年夏葬陳桓公月脫十年夏五月葬曹桓公

十一年秋七月葬鄭莊公三月十三年三月葬衛

宣公十五年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十七年

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三月而葬蓋蔡季請王諡

莊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三年夏四月葬宋莊

公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被弒九月而葬二十

一年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八月二十四年三月

葬曹莊公僖四年八月葬許穆公七年冬葬曹昭公月脫十

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

齊桓公九月乃葬亂故也二十五年秋葬衛文公月脫

二十七年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三月三十三年

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文六年春葬許僖公月脫冬十月葬晉襄公三月九

年冬葬曹共公月脫

宣三年冬葬鄭穆公月脫十年六月葬齊惠公三月

十二年春葬陳靈公賊討國復二十一年乃葬十四年九月

葬曹文公十七年夏葬許昭公月脫葬蔡文公

成三年正月辛亥葬衛穆公月六 二月乙亥葬宋文

公月七 四年夏四月葬鄭襄公月二 九年冬十有

一月葬齊頃公 十三年冬葬曹宣公月脫 十五

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襄四年秋七月葬陳成公 六年秋葬杞桓公月脫

八年夏葬鄭僖公月脫 十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

公月三 十九年正月葬曹成公月四 冬葬齊靈公

月脫 二十三年夏葬杞孝公月脫 二十六年冬葬

許靈公月脫 二十九年秋七月葬衛獻公 三十

年冬十月葬蔡景公世子般弑之而自葬之十月乃葬

昭元年秋葬邾悼公月脫 三年五月葬滕成公 六

年正月葬秦景公月七 夏葬杞文公月脫 七年十

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冬十月壬午葬陳

哀公十月乃葬國滅故也 十年九月葬晉平公月三 十一

年二月葬宋平公月三 十二年五月葬鄭簡公月三

十三年冬十月葬蔡靈公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 十四

年秋葬曹武公月脫 十六年冬十月葬晉昭公月三

十八年秋葬曹平公月脫 十九年冬葬許悼公

月脫 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二十四年

冬葬杞平公月脫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二十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月六 六月葬

鄭定公月三 冬葬滕悼公月脫 三十年秋八月葬

晉頃公月三 三十一年秋葬薛獻公月脫

定三年秋葬邾莊公月脫 四年六月葬陳惠公 七

年葬杞悼公月三 八年七月葬曹靖公 九月葬

陳懷公月三 九年六月葬鄭獻公月二 冬葬秦哀

公月脫 十二年夏葬薛襄公月脫

哀二年冬十月葬衛靈公月七 四年二月葬秦惠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月被殺十一 葬滕頃公

五年冬閏月葬齊景公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

僖公月三 十年五月葬齊悼公月三 秋葬薛惠公

月脫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十三年秋

葬許元公月脫月以前經下不標

啖子曰凡諸侯葬魯往會則書之其有書葬不書往者

往非卿也吳楚之君不書葬者不可言葬楚某王也公

羊云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此說是也穀梁云變

之不葬者三一曰失德不書葬按時君失德而書葬不

失德而不書葬者多矣不可通也二曰賊未討不書葬

本施於魯不及他國他國則從會不會之例但賊當國

者多不得依常禮葬終不可為例也三曰國滅不葬言

無人葬之也公羊云諸侯記卒記葬者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按自為魯會故書何關不得必其時諸侯及時自葬無待天子命之禮何故云不必哉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諡為公禮正

諸侯皆合請王諡

從而書之以見非禮按史記世本左氏傳蔡

之諸君皆諡為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諡與僭同也

唯蔡桓稱侯

桓十七年葬蔡桓侯

蓋告王請諡故特書之明得禮

也義見本傳

外大夫葬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定四年秋葬劉文公

啖子曰陳原仲之葬書者見季友私事出境也

趙子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內女葬

莊四年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趙子云嫌國亡則非夫人故志之目

齊侯見其滅國之惡而葬之得禮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歸于鄒者義與伯姬同也

襄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為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

往會所以書之

啖子曰凡內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常也

禭喪事

趙子曰凡國之喪紀所以裁中而體政故紀其闕焉禭喪

事合禮者皆常事故不書也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趙子

云天子而賵妾母是啟僭也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穀梁曰交譏之

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會僖公葬記是以著非也五

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啖子曰承上文成風薨故不言

來趙子曰譏天王厚禮妾母也

三月王使毛伯來會葬會成風葬也趙

子云義與歸賵同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人

不夫人也即外之不夫人以見正焉 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

喪啖子云魯大夫必知歸魯故不言來趙子云公孫之喪而使齊人歸之疵內也

成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穀梁譏逆出妻

之喪

襄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啖子云非禮也

定十五年夏邾子來奔喪義同襄三十一年九月滕子來

會葬

啖子曰凡他國以喪事來皆非常乃書具見上註

喪禮總論

啖子曰古者君喪皆斬衰三年小君喪則齊衰周年故

禮曰大夫居倚廬士居堊室其吉事盟會征伐朝聘冠
 婚燕享皆不可衰麻從事昔魯公伯禽以戎寇來侵不
 得已而討之自此已後失禮之國引以為比漸染成俗
 既卒哭金革無避久已然矣春秋時失禮更甚故不可
 勝譏但引其年月即知居喪行吉事爾至於未踰年不
 稱子桓十三年衛侯戰于紀是也踰年而未葬亦當不得朝會用兵及在喪而吉閔二年喪而吉禘于莊公是也居喪婚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之類是也及未葬出會九年宋子盟于葵丘之類是也當時猶或未行故唯譏此數事而已其
 惡大也餘則不復一一罪之不可勝書也古者大夫士
 居喪致事於君君亦不奪其親春秋時世卿既多承襲

不復循喪紀此亦覽文可知亦不復具譏也

趙子曰凡諸侯在喪謂未踰年及雖踰年而未葬而有

竟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謂不釋喪服倍以吉行者稱

爵謂以吉服從事也即書其諸侯之爵位志惡之淺深

也言稱子者其罪淺於稱爵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三

南海廖廷相番禺劉昌齡王國瑞校字

